





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義中

上空五字

晉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虞之玄孫

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其節之

時兄子邁外生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

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

為剡縣令鑒之終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

三年

又曰顏含有孝行兄畿服藥多死於醫家含迎歸開棺復

生毋妻家人日益勤倦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曾無勞怠
又顏含嫂病困須蚰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
子持青囊授含乃地膽也童子忽化為青鳥飛去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蝦臨
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為居宅衣食取足
有若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
機女為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宋書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
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哭號奔赴殯送以禮
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
亡不能死何忍舉觴開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

出將斬之道福毋即穎姑也跪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
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無迴改至于蜀平遂不屈

節

又曰張進之末嘉安固人也為郡中大族少有志行歷五

官主簿末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

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

避進之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沒進之

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

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義信所感如此

又曰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克行坐違期不至

棘自詣郡辭引已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身代

宋抄無之字

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莊悅甘赴死焉棘妻許氏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屬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三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帝詔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軌如事父家內大小諮而後行公私賞賜一皆納軌有所諮須就典者請之曾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荅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江都王延年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開子良孫及弟從子爲嗽人賊所掠延年追而

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又後趙錄曰石勒謂右長史張賓曰鄴魏之舊都昔將軍若建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將軍若任之以鄴必能允副神規勒于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且受人榮寵復事二姓者臣志所不爲且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其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則

明公大造也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御秩

又蜀錄曰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

信愛之羅尚之遣隗伯攻郟也驤逆戰不利被傷落馬卧
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
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瞑目呵之曰吾不
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遂巡而退
又前涼錄曰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
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于京師使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
殯葬識者嘉之

吳均齊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綝於第賜死獨江泌守尸
晝夜號泣悲動路人十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
唯泌及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為營理喪事時人高其
節泌字士清濟陽人也

後魏書曰陽固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性倣儻不拘外節博
覽篇籍有文才清河王懌辟太尉從事中郎懌為元乂所
害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徇隱避不出固
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遊肇聞而嘆曰雖樂
布王修何以尚也

唐書曰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
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
是自邀富貴吾所耻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
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無表其恠之使者具以聞高
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摠管賜姓
李氏

又曰李綱孫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宮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穎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以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也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獨子爲義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世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是雞狗也強食磨角勝者為利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魚取熊掌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

孫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大韜曰義之所在天下歸之
尸子曰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故務光投水而殪三有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又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

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有以勇見莒公者即行劑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已獨劑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於之義也必且劑踵焉所以服一世也

宋抄無服字

韓子曰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

晉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白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而皆

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公公無無義義人人後後

塩鐵論曰阻險不如阻義也

說苑新序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

王子閭不肯劫之刃王子閭曰見國滅而主不仁劫白刃

而失義不勇吾雖死不予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縊而殺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曰弃其親而死

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

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

宋抄無八字

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

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頸而死

風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望字伯閭為司徒掾同產弟

子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便道詣府露首肉袒辭

謝太守李固請與相見望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

遺孤為託望失義方之教自陷罪惡息男國既豫知情幸

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說齊人有空車行魯人有負釜者便持釜置車中

行二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亦不謝後車家繫獄當死釜

主徑往篡之穿壁未達日極哉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慙欲

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齊君義而原之

殺之兩字六字

說苑曰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
曰我行義吾弗信也

又曰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人王歎賢令軍曰環蓋邑三十里毋入以歎之攻已而使
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歎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
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生而
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脰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士大夫
聞之曰王歎布衣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
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也
非其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
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
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
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
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說苑曰佛盼以中牟縣叛設祿邑炊犴音干曰與我者受邑不
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
將入鼎曰田基之義軒冕在前非義不乘斧鉞音方後義死
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盼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
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基受中

年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遂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曰白公勝因拔劍而厲之於屈子音曰與我將捨之不與

我將殺之屈盧曰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

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之禮故人知天命不

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劫乎子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

汝南先賢傳曰王恢字仲通太守郭紆用為主簿詔書發

筋角紆親里競辜較之恢諫紆曰明府為藩屏大臣事當

從公聽恣私曲何以為治紆不從有告言之者詔書案問

事當傳考紆見恢曰太守負君今當何以圖之恢曰明府

不須為憂明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十有餘年不

明府至事當
九字字抄缺

於今日効命將復何有音請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

之因鬱氣不食而死郡以無事

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陽終寵憂見

顏色常用恠焉牙造膝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

者何也寵曰父為周張所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也牙乃

傭僕自貶吏役而至于宛陵與張校圍交通竭節于張狗

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待以夜解縱諸馬合

之亂音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楚國先賢傳曰雁余字子正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

民背叛余與太守東里袞并竄得出賊便射袞余以身當

箭彼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

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

會稽典錄曰張京從戎西州軍罷還歸各給車牛京同里寡母與三子從軍子各物故見京還不能自致悲傷歎歎京所載之牛羸道死京入轅引軛軛妻子單步

又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為郡掾史王憑坐罪未應死太守下縣殺憑憑家詣闕稱寃詔書下州檢拷英出定文書悉著英名楚毒慄至辭色不變言太守病不關眾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竊印以封文書下縣殺憑非太守意也繫歷冬夏肉皆消爛遂不食而死

豫章志曰龔碩字顯先為下江督郵太守會稽謝斐獲罪

於時大皇帝幸潯陽碩乃共作章陳斐事候大駕於道叩頭流血時大風寒雪之後血流成冰上乃為之住駕省章

斐獲見理

繫欽丘雋碑曰故右扶風都尉主簿有丘雋者從都尉討叛胡官兵敗績卒伍奔散都尉臨陣墮馬雋於是下馬授甲以身禦寇遂死戰場都尉乘雋馬得免

桂陽先賢盡讚曰朱陽羅陵果而好義郡汲府君為州章陵被掠拷參加五毒受刀截舌以着盤中獻之廷尉群公義之事得清理

會稽先賢傳曰陳業字文理郡守蕭府君卒業與書佐魯雙率禮送喪雙道溺于水業因掘泥揚波援出其尸又業

宗抄本繫欽一行連上行欽系上加圈

宗抄無丘雋二字

兄弟度海復見傾命時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記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應時得血住餘皆流去

續齊諧記曰田真兄弟三人家巨富而殊不睦忽共議分財金銀珍物各以斛量田業生貲平均如一唯堂一株紫荆樹花葉美茂共議欲破爲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是夕樹即枯死狀火燃葉萎枝摧根莖焦悴真全攜門而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枝聞當分析所以焦悴是人不如樹木也因悲不自勝便不復解樹樹應聲遂更青翠華色繁美兄弟相感更合財產遂成純孝之門真以漢成帝時爲太中大夫

西京雜記曹敞在吳章門下時輩謂敞好斥人過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及章後爲王莽所殺門生無敢收葬者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爲司徒掾獨稱章弟子收而葬之方知諒直者不見容于比輩矣平陵人生立敞碑於吳墓在龍首山南嶺上

汝南先賢傳曰闕敞字子張平輿人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百三十萬畱付敞敞埋着堂上遂遭世倉卒道路斷絕敞年老飢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錢可取自給然後償之敞曰吾窮老何明當有用故君之財耶道通當送飢寒損何常舉門遭疫妻子皆死常病臨困唯有孤孫年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

平與闕敞錢三十萬氣遂絕後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問敞敞見之悲喜與共臨發窆錢乃自三十萬孤孫曰亡祖臨終言有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不敢當也敞曰府君病困氣索言謬誤耳郎無疑也

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恭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告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車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童巽字子舉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卒官巽衰經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流血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一

據熙宗抄本校計十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人事部六十三

上三字義下 義婦

上六字義下

戰國策曰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能為文收債於薛者馮諼曰能于是裁券契而行辭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乃為之至薛召諸民當償債者采來合券遍合乃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恠其疾正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何市而反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府狗馬實外廐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

有者義耳竊以為君市義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能撫愛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備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孟嘗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顧謂諼曰先生所謂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又曰秦縮高鄢陵人也其子仕秦秦以為管守魏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遣縮高來吾將仕之使為持國尉鄢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者自往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曰君之命高也將使攻管也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殺子背亦非君善敢再拜

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使謂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將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受太府之憲曰子殺父臣殺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預焉今縮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雖死終不敢行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大驚縞素出舍使使者謝鄢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于思慮敢再拜釋罪

英雄記曰袁紹以臧洪爲東都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
立洪始聞超被圍乃徙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從紹
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
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糧盡厨米三升使爲薄糜紹
遍頒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
八千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
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
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
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遣人牽出謂曰

汝非臧洪儔歟空復尔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
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

又曰袁譚旣死弟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
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違命者斬各
以次軟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子厚恩今其破亡
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
色觸曰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
以厲事君曹操開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

又曰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部太守劉基爲事被徵伯
珪御重到洛陽身執徒養基將徙日南伯珪具豚糝於北

却上祭先人觸醢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于此再拜慷慨而起觀者莫不歔歔在道得救俱還

魏畧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而憲責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楊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着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洪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恠不在中以問逵逵等具以情對太祖歎其至義乃表例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

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伯也桃謂角哀曰天不與我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弃子之器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其義以上卿禮葬之竟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家相比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爲世規

唐新語曰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

盧崇道犯罪自嶺南逃歸匿于南金家俄為讎人所發詔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辭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壁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請當罪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壁曰兄且是嫡又能幹家亡毋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列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郎南金祖士季為隋越王侗記室蕪侍讀侗稱制授著作郎時王世克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豈無忠烈者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世克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而卒矣

又曰畢構性至孝丁繼母憂有兩妹皆在襁褓構乳養嫁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聞哀慟氣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倚鞠養豈同常人遂行二年服朝野聞之莫不稱歎構弟擢任太府主簿番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踰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構嘗為益州長史蕪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慰之曰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終戶部尚書

又曰李懸為具州刺史甘露徧於庭樹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懸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媵姪謂

其子曰吾厚汝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慕學年踰弱冠嘗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甚喜遂耽墻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楊吏入並建碑記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生任并任忌少孤長於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與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命與其子連名翼無以別也時人美之

又曰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毀瘠踰禮殆至滅性弟景偉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乳爲之豐及葬時屬祔寒跣履雪霜脚指墮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構陷構遇害時人傷焉

義婦

上空五字

南史孝義傳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願公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

又會稽末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棺器自往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塩米計口分賦同里在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遂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復租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冠軍喬晞攻界休尅之其令
賈潭抗節不降晞怒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
欲納之宗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于尔
母乎何不促殺我遂仰天大哭亦殺之

唐書獨孤武都謀叛下世克歸于我其子師仁方三歲世
克以其幼不殺乳母王英蘭髡鉗求入保養世克許之英
蘭扶乞所得與師仁唯自啖土飲水而竟為採拾竊師仁
至京師高祖嘉之封永壽鄉君

又曰陽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
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畫則刀出夜便
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姪兄弟七喪深為遠

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存恤之

又曰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畧涉書

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
而入家人悉迸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
賊捶擊之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凶擾橫人盡奔
逃何獨不惧荅曰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昔
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亡義且比隣
有急尚相赴救况在姑而可棄委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吾今乃見盧
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又曰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

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
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遂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
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
亡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義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
數歲竟終于家

又曰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上邽也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
官氏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
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噉訖未會先嘗經數載靈龜
死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
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有靈寧可使孤魂無託于是備禮
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弟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

所生改醮異門禮儀恒艷妃思之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
標各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即先犬馬殉溝壑寧可復飾
粧祛服有他志乎遽將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弟姊知其志
不奪歎息而止尋卒

說死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
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恠問之婦人曰大者
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之子者私
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
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
乎

列女傳曰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傳妾也秦

衛君角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
 傳妾有子代後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祭祀
 而妾事我我不聊願出居外傳妾泣曰夫人豈欲使靈氏
 受三不祥耶公不幸蚤終是一不祥夫人無子而妾有子
 是二不祥今夫人將出居外妾居內是三不祥欲自殺其
 子止之不聽夫人惧遂終身供養不替

又曰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與長
 子括中子馱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
 是為懿公孝公於時號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
 攻殺懿公而自立求稱于宮中將殺之義保聞伯御欲殺
 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卧處伯御殺之義保遂

宋抄無殺字

抱稱以逃周天子殺伯御立稱為孝公魯人高義保之義
 故謂之義保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將友人歸貞義
 截髮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
 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棄之

又曰杞梁名殖齊人也為大夫莊公襲莒約車五乘載士
 殖不與歸而不食母曰汝生有義死有名五乘盡汝下也
 殖遂至莒獲甲首公止之曰共同齊國殖曰不與五乘少
 吾勇也臨敵止吾以利汙吾行也遂進至莒城下殺二十
 七十人而死莒人築尸城為京觀妻往迎喪向之哭土為
 之崩得喪於是公使弔葬之葬畢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

吾外無夫以立節內無子以見志吾何歸乎乃赴水而死
又曰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其室失火兄子與其子三人
在內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赴
火其夫止之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
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
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又曰會稽右師安妻者同都呂氏之女也名軍少寡無子
守義不遷其兄遂犯法軍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
不造兄弟單少門宗唯兄爲主而復罹此禍我有一計猶
足免難將詣縣陳之兄曰其計若何軍曰臨時從宜不可
先言也乃請智者爲辭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剄縣門官嘉

其義乃捨遂罪

又曰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聞死於
道者吏視之被一瘡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
曰非兄也我殺之暮年不決吏言之于相相不能決言於
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其母必知
其子之善惡聽所欲殺活相召而問之其母泣而對曰殺
少子相曰少子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
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雖痛子獨謂義何泣下沾襟相言
之於王王美其義皆赦二子號曰義母

又曰天水姜叙母者同郡楊阜之姑也阜爲刺史馬超殺
刺史太守叙屯歷城阜往見之歔歔悲甚叙曰何爲乃尔

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視息于天下乎君擁兵專制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也叙母慨然勅叙從阜計遂起兵于歷城超聞之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又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超即殺之

杜預女記曰王氏之母者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漢王擊項羽陵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軍中漢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為之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母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劍而死以固勦陵

定命錄曰賈直言妻莫知姓氏貞元中其舅道得罪賜醜

直言欲代父死奪醜飲之不死流于嶺徼直言妻一志事姑髮鬢絕高沐自三二年蟣虱蔽其肉厥後如枯蓬之植燥土無復蟣虱迨十五載直言遇赦歸妻始一沐其鬢自斷絕墮于泔盆終為禿婦直言後歷諫議大夫出刺兩郡傳記李如璋為夏陽令素輕其妻鄭氏如璋月醉誤殺人毋其子入縣將復仇如璋與鄭以床拒門仇者推窓而入鄭急以身蔽如璋舉手乘刃右臂既落復舉其左臂仇復斷之猶乞以身代夫死時方懷妊仇者以刃櫟其腹胎出而殞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者數十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二

據熙宗抄本校計九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謙

讓上

謙

上空六字

上空三字

易謙卦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
 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初六
 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
 終吉六四無不利撝謙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吉易下繫
 曰謙德之柄也

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

左傳莊公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敢以死告

又成上曰晉與齊戰而勝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

望尔也武子之父對曰師有大功國人喜以逆也先入必

屬耳目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禍

漢書曰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叔養掖

庭賀視養拊循恩甚密馬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塚為恩德

侯置守塚戶二百家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塚戶上曰

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國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定國皆

與均禮

又曰元帝即位徵孔霸為師賜爵關內侯霸為人謙退不

好權勢常曰爵位恭過何德以堪之霸讓位自陳上深知

其志誠乃弗用

東觀漢記曰北漢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

謙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門求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

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

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

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

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

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又曰李通娶寧平公主爲大司空通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又曰馮異字公孫爲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又曰鄧騭兄常居禁中騭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誡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及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又曰梁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挹損九命彌恭漢興以

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晉書曰羊祐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

宋書曰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宿衛輦轂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又曰劄恩字道恩以戰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自稱鄙人撫士卒其有恩紀

又曰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士居朝廷之半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性謙虛始至及去迎送物並不受

又曰彭城王義康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內省外衆務一斷之義康

又曰建平王宏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伏之轉尚書令

唐書曰李藩以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會稽典錄曰陳瑞字文象世為縣卒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頰以謝之

新序曰晉人伐楚楚大夫請擊之莊曰王先君在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是臣之罪請擊之莊王俛泣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還師而歸

袁彥伯明謙曰賢人君子推誠以存禮非降已以應世率心以誠謙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饗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老子曰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此之謂乎

讓上
上空五字

尚書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疇若予工工也百僉曰垂
 哉垂也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夔折暨伯與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官名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朱虎熊羆常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二臣也僉曰伯夷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宗主郊廟之官伯拜稽首讓於夔龍

毛詩魚藻角弓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亡

周禮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尊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又坊記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亂益亡子云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
 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又祭義曰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
 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又儒行曰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人讓如慢小讓如偽人
 又鄉飲酒曰三讓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月者三日則成魄
 三月則成時是禮有三讓

左傳隱公曰宋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若以大夫

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

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又僖上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

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

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卒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又曰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

焉庶兄子魚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要結好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忠

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上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去疾舒以

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成下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

又襄上曰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

又襄二曰晉侯使士丐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

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丐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

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又襄二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禮諸樊季札辭曰

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札禮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

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襄五年曰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

服先輅大輅皆王所賜車侯伯之上卿三命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已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文曰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

軍也善夫先且軫子也大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

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倫輩也

夫也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

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源作五軍清原

之蒐蒐左魯僖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

先都佐之

又曰君子急病讓夷

又曰齊桓公自莒及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不若夷

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臣不若

也忠信可結于百姓臣不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

若也執抱鼓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若也

又曰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

新軍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

文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

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為閑田

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大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

又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

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寡人不

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

向讓者再

又曰魯連既說秦君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嘆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絲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又曰董偃在館陶主家兒戲博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則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漢書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

多平欲讓勃位迺謝勃文帝恠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袁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讓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恠其有讓嘆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

又曰武帝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金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又曰肅賢薨子玄成當為嗣玄成心知其非賢雅意欲讓即伴狂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三

據熙寧抄本校計八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讓下

上空五字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又曰光武封朱祐為鬲侯祐自陳功薄而國大賴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

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國哉

又曰鄧騭末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
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
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楊州從事畢弘帝曰俞往女諧
因拜榮為博士引閔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請博士論難
於前榮被儒衣温恭有蘊籍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許
以辭長人儒者莫之及特為加賞賜又詔諸生雜吹擊磬
盡日乃罷榮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沘顯宗不許
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
見親厚

又曰上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
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不願帝嘉
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避封有司
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愷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
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
帝納之詔下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
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固盖王法崇善成人
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人朝在
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

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恭橡盜者還橡恭不受人
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
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陳囂與鄉人紀伯爲隣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
伺伯去蜜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慚懼還所侵又却一
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太守高其義名其間爲義里
范曄後漢書曰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長沙蠻寇益
陽荆南皆没于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
蠻夷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

於從事中郎

魏志曰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丸軍次無終
夏水路不通疇將其衆爲鄉導出盧龍塞乃驚太祖與戰
遂大斬獲軍還論功封疇爲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
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疇終不受
又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讓曰徵事
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敏清靜足以厲時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貴舉而用之不仁者
遠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基授壽春轉基爲征東將軍封
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叅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

侯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前後司辭曰僕業書生不
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
焉嘉其能以實讓

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碩譚曰心精難密貫道達微
才昭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王隱晉書曰司徒魏舒遜位司空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
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于時皆有
欲遜者或先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申喻復還唯舒知
命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
命終未有如舒者焉

又曰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為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
薦夷於相府元帝嘗欲省夷夷深讓帝荅曰吾與足下雖
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故欲相省寧論常
敬以為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求解不聽明帝踐祚夷
又頻表讓位

又曰上以羊祜為開府儀同讓表曰今光祿李嘉節高
亮在公正色光祿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李胤清
亮簡素正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外內之寵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
望又封南城郡侯祜曰昔張良請受留侯漢高不奪其志
請受鉅平薨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祜曰固讓歷年

宋本無讓位字

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言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札所以全節重違其志今聽復本封

于寶晉紀曰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常破蜀不寔曰必破蜀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莫肯讓于勝已

晉中興書曰郗愔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議欲用愔愔以資輕而少年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為臨海太守在郡優游養志不以事物縈心崔鴻前趙錄曰張寔為鉅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後魏書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書侍郎出為濟州刺史元愉之反也植率州軍出討破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朝廷論勲每謙讓不受云其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于至誠

又曰崔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唐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

後周書曰蘇祐字承先陳留人也也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競太祖歎之常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言其見知如此

沈約齊記曰朝係伯襄陽人也事母甚謹西土風俗田與隣畔者輒於畔上種桑以誌之係伯上種桑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焉隣者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畔者慚不敢犯也

齊書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循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意讓王藍田劉安西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顓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請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

非疑朓讓優荅不許

唐書曰溫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彥博以昆季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

又曰長孫無忌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昔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而爲五伯長朕自在藩邸卽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內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

授此官無宜辭讓為禮也

又曰盧懷慎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年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辭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于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匹夫

列子曰昔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嬰

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

書社五百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聖人千

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之嬰得之

又曰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悅召而

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嬰之治阿三邪毀于外

三讒毀于內今則三邪譽于外三讒譽于內昔者嬰之當

誅者當賞而今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

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

乎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方且

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於善卷善卷曰余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

又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居蚘虱之中而遊于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汙漫我吾羞見之自投于清冷之淵

又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君之伐桀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乎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乱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吾不忍數聞也

乃自投於桐水而死

桐水在潁川

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

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殺人非仁子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

其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見

也乃負石自投於盧水

盧水在遼東也

呂氏春秋曰沈尹筮遊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辭期

思之鄙人有孫叔敖彼聖人也王于是使人以王輿迎叔

敖以為令尹而國治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長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鑿山川

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

太平御覽
卷之二十四
為君之勞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孰勿勿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余不忍聞之

又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

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蓋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取其荒者不營利母常引之

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嘆應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河墜刀于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

路人不取至于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復

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知其終不

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為取之翻於是

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魏武令曰甲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魏文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博物志曰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

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以自明賢豈

考全史假讓而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
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
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爲天下
所讓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
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
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而肅亦
未爲暢也玄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
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

本
字無讓字

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與左傳明
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
之王業顯于夏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卜之位一
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
而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深思遠防令周嗣在昌天人
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
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札臧之倫者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人事部六十六

清廉上 上空五字

釋名曰青青也夫濁遠穢色如青也庶歛也自檢歛也

左傳襄元曰季文子卒宰庀冢器為葬具魚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

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襄二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又襄五曰與晏子邱般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邸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為之制度使無濫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
貪多所謂幅也與子雅色辭多受少

漢書曰琅琊郡漢以清行徵為京兆尹漢逐歸老于鄉里
漢兄子曼容亦耆老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其名過出於漢

又曰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
行戍不敢伐
也公廉如此

又曰趙禹以佐吏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
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然文深

禹持文
法深刻

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倫脩行清白嘗召
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弟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生
遭飢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袁彭字伯楚祖父安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
祿勳行至清為吏粗袍糲食終為議郎

東觀漢記曰司空宋弘嘗受俸得菹令諸生糶諸生以賤
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爭利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人守姑臧長供養至謹老母極
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啗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
改

又曰楊震字伯起弘農人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
邑令王密故所舉茂才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謂
無知范曄後漢書曰天知神知卿知我知也

又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食一片猪
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對曰但食
猪肝屠或不肯予令出勅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恠問其子
追狀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梁鴻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

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又曰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喪及到葭萌船沒幾死太
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
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魯恭弟正耽思閉門講誦兄弟雙高太尉趙熹歲時
遣子送米肉辭讓不受

謝爲後漢書曰黃向字文章爲性廉潔常步行于路中得
金璣一囊可直二百餘萬募求得其主還之

又曰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
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僮僕
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聞

之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
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豉
又曰巴祇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暗坐不然
官燭

又曰左雄字伯豪爲冀州刺史不舉烟火常食乾飯
又曰羊續字興祖泰山人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絢穿敗
糊紙以補絢爲南陽太守初之郡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
而懸之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隱處篤行常
自躬耕非其衣不服非其食不食糠粃不厭所居閭里服

其德化

又曰河南陶碩鄉曲餉之碩無所受但食棗飲水而已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外黃人爲縣吏年十八弃
衣物道邊家以爲死遂西入關學爲來蕪長去官於市賣
卜妻紡績以自給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常使兒裙麥得
五斛鄉人遺之一斛屬兒曰莫令尊君知兒歸不敢不道
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不取丹弟子愷見丹藩不
完載柴將藩之時丹適行還怒勅子拔柴載還之間里歌
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自以性急每爲
吏常佩帶

范曄後漢書曰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父歆卒於汲令使人

贈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受

又曰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少為諸生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

又曰鄆均字伯虞東平人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課止不聽卽脫身為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典畧曰程堅字謀甫南陽武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傭磨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其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爾何為不食人食

魏略曰沐並字德信河間人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吏名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鷄炊黍而不留為三府長吏時

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答言不往也呼者曰汝欲作休德信耶其名流布播于異域如此

又曰舊故西征有官厨財藉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趙儼又手義手上車發到灞上忘持其常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朴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耳何用是為遂不取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為通向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

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潔之七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世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

又曰景初二年以滿寵年老徵還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國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

又曰胡質荊州刺史薨家無餘財唯賜衣書篋而已

王隱晉書曰魏舒為尚書三娶妻皆亡自表求還本郡葬上曰魏舒清貧不營財產頭舉眾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鄧粲晉記曰王敦籍周顓家笥篋中有故絮故播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見嘆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遠矣

晉中興書曰劉麟之字子驥雅志逸遁居于岐陽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未曾至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又曰翟湯字道淵潯陽人篤行純素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舡餉之勅吏崔公庶讓卿致書託便委舡還湯無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一 五 六
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惠而反煩之益
愧嘆焉

徐廣晉記曰中宗令曰太常貨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孤
曾造其廬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賜牀褥錢二十萬

崔鴻前涼錄曰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
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
比齊書曰辛術字懷哲隴西人爲淮南經畧所部郡守犯
大辟朝廷以其奴婢及資財盡賜術術三辭不見許術乃
書送詣所司不復聞奏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
孔子忍渴盜泉珠璣委地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沈約宋書曰柳元景南岸有數十畝菜園人賣菜得錢三
萬送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噉之乃復賣
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

又曰郭原平性至孝太守蔡興宗以私米遺之固辭不受
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
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
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原平以種瓜爲業
大旱瓜瀆不復通船世祖令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
今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步
行從他道往錢塘貨賣

又曰孔顓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麤敗終不改易吳郡顧
覲之亦尚儉素不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極此

二人顛弟道仔從弟微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輜重十餘船皆是絹綿紙席之屬顛見之令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烧之盡乃去道存代顛為江夏內史時都邑米貴道存慮顛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顛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五

據宋抄校計六頁此卷抄本有宋版校過

黃氏影宋本復校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六

人事部六十七

清廉下

上卷五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瑯琊臨沂人也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盈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而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齊春秋曰何敬叔為東海令在縣清廉不受饋夏節忽勝門受饋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民輸

租

梁書曰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長城今時有梓材中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一雙猶

以為費

又曰沈顓字處黑嘿吳興武康人也顓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家人并日而食或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

陳書曰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察自居顯要其甚勵清節

嘗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之曰吾所衣着

止于麻布蒲練幸不煩此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駢

出自此伏事者莫敢也

隋書曰狄士文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

極重士文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

臣口手俱滿餘無所湏上異之別賞物勞遣之

唐書曰屈突通從太宗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

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

下定不虛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

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闕

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又曰袁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也武德中素轉建昌令

在任清潔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為其僚

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第堪招引否

文本言隋師入陳伯百司奔散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

充將受隋禪群寮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託疾不署名此

之父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

召為晉王友

又曰蘇頲性廉儉所得俸祿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

又曰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

又曰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江陽尉與謙疇舊餉鏡一面謙集寮屬遍視之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

有舊吾効官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至于此復書于使者乃歸之

又曰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常清廉宅舍屋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

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嘆伏

又曰裴玢郾州刺史三年改授山南西道節度使玢歷二鎮頗以公清苦節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蔬食弊衣居

處纔避風雨而廩庫饒實百姓安業

又曰杜暹在家孝友撫異母弟昱甚厚常以公清勤儉為已任騎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初為務州參

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家語曰曾子弊衣而耕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

吾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又曰子路問於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改節則何以稱仁廉哉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饋之粟者受三車焉或獻罇酒東脩子思弗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而取多也義則無名介則不全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于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賙之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或擔其

酒脯以歸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乎鮑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華行

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正者是毀廉也行華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則棄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孤父之盜曰丘見而下一殮以舖之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孤父盜人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吾義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之而死

孟子萬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李食有虫食之過半避兄離母居於陵

陵字東本另行

又曰伯夷叔齊聖人之清者也聞伯夷叔齊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晏子春秋曰景公以五十乘魚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

臣諂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故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又曰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者曰婢子東郭之野人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

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僕僕必行無清也遂不見

韓子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一壺食而從迷而失道與文

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伐原以為原令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所寶者異孫叔敖將死屬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毋受利地荆楚之間有寢丘其

利少而其惡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曰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又曰君子不入市為其挫廉

說苑曰孔子見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廩孔子辭不受出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公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

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又曰子思居于衛緼袍無裹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白

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予人也如弃之
子思辭曰彼聞忘予不如遺弃物於溝壑彼雖貧不忍以
身為溝壑

揚子法言曰楚兩龔之絜其清矣

兩龔龔勝龔舍

三輔決錄曰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曰與三錢以
償之

風俗通曰潁州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於水中

又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
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也遂強嘔立枯而死

又曰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不取諸人曾
過姊家飲留十五錢置席而去

列子傳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嘗行路拾遺金
一餅遂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捐金於里
遠尋師學

又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長沙耆舊傳曰徐偉奴善叛知識欲為偉售之偉曰不得
奴往當復逃亡豈可虛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

廣州先賢傳曰踈源字元流南海人出給郡役為戶曹佐
源性廉潔家貧餉晏不至同第人餉先到呼之共食源未
嘗聽

又曰丁密字靖公蒼梧人少以清介為節非家織布物不

衣非已種耕菜菓不食毫釐之餽不受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字彥祖好潛靜養志唯典籍是樂有

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陵田魚蛤生焉非身所耕漁

則不食

又曰胡定字元穎川人也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

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床

令遣掾以糲就遺之定乃受半

錄異傳曰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至袁安

門無行路謂安已死除雪入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安為賢舉為孝廉

郭綠生武昌先賢傳曰郭翻字長翔為人非已耕不食非

妻自織不衣

漢皇德傳曰蓋晉燉煌人天性皎潔自小未嘗過人飯貧

為官書得錢足供而已不取其餘

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幼以至性見稱遇荒亂家貧賣魚

官發魚價貴數倍嘏即取直如常

陳留耆舊傳曰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闌輿一乘白馬

一疋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益部耆舊傳曰朱倉字雲卿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

小菴十斛胥之為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斛倉

不受一粒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尚書交趾太守張悝居官貪亂賊踰

千金珠璣玩寶乃有石數收賦薄入司農詔悉以珠賜諸尚書尚書皆拜受意獨委珠璣於地不拜受明帝問委珠何也對曰愚問孔子恐渴不飲盜泉之水曾子還車不入勝毋之間惡其名也今陛下以賦珠賜忠臣以故臣不敢受耳

羊祐別傳曰昔有攘羊遺叔向毋毋埋之後事發檢羊肉盡唯舌存遂以羊舌為氏族祐其後也

華陽國志曰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士飢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置民視羊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尔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人為語曰漢安吏取

糧令為之償

范亭燕書曰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從輔國恪討擒冉閔即南園拔業石氏舊都城內玩寶貨充溢真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歛圖籍真上疏曰臣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疋牛四十頭以助軍資

物理論曰有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有舊人往存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榮其降以乃成盛為饌義出懷中乾糲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語林曰何公為揚州親親有葬者乞數萬錢而悵下無有揚州常有鳩啣米以賑孤寡乃有千餘萬斛虞存為治中面見道悵下空索求糶此米付帳下何公曰次道義不

其孤寡爭粒下空索求世說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百疋絹不受請稍減遂

至一疋既終不肯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手裂二丈與

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禡禡耶范笑而受之

郭子曰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為索一柱吏桓後遇見徐

寧而知之寧字安期東海人致與庾而稱云是海內清士

顏延之廷語曰清者人之正路

劉弘教曰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軍復衣各一

旦恒令厨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六 宋本校計七頁 黃氏影宋本復校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人事部六十八

正直上 上空五

易坤卦曰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地性也

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廣生焉

尚書臯陶謨曰真直而温

又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又曰三德一曰正直

毛詩緇衣羔裘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又谷風小明日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左傳襄元曰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人

又昭四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法門具刑法門

論語為政曰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措猶投也諸之也

又曰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攘盜也

有直人名躬父盜羊則証其罪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際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又衛靈公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名

鱒君道有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

又微子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菜

黜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漢書曰周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入

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退走高帝退還騎昌項問曰我

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

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群臣固爭

莫能得而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

雖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于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

微若太子幾廢矣

又曰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

方愛幸文帝嘗譙飲通家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

禮嘉奏事畢因言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

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又曰單于嘗爲書慢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附太后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夫以高帝四十餘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又曰諸葛豐字少康琅琊人以明經爲郡文學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

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劫章欲奏其事適逢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官門自歸上豐亦上奏事于是收豐節司隸校尉去節自豐始也

又曰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至特進甚尊重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

下從龍逢比干遊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然後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言之臣

東觀漢記曰戴憑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至禁錮甲於是為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慚聖朝上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南陽苑人為臨淮太守表善黜惡抑強絕邪吏民懷而愛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嗣諫曰明公欲眾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貴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命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又曰鄭眾字仲師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請眾欲為通籍遺練帛眾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諷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

又曰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稱於鄉里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難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鷄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誠上雅壽掾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彌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于今議曹掾尚無袴寧為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鰓魚百枚宴罷教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不拜

又曰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鮪汲黯之為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策對諫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蹇蹇多直無所

不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軼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謝承後漢書曰李燮為議郎會西羌及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涼州燮厲色言曰斬司徒徒天下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萬里之士臣切惑之若烈不知之是極弊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畧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

李頌頑嚚濁穢鄉曲所弃常侍唐衡求爲仕官資勅曹召
署文學史滂不聽極久衡復有書請資資怒召功曹書佐
朱零問不召頌意狀零以告滂滂謂曰若答教當言頌則
滂之嫌嫌子豈不樂其升進頌緣汗穢小人不宜玷塵清朝
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又曰楊奇字公偉弘農人爲侍中天子所問引經據義靡
事不對靈帝常問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躬秉藝文聖才
雅操有優先帝禮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
帝猶爲堯舜比德者也上不悅其言謂曰奇所謂楊震子
孫有強項遺風想死後又當致大鳥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等下獄獄吏曰諸入獄當祭臯繇

以祔福范滂曰臯繇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天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訊獄王甫以次詰之滂年少在後

越次而前甫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謀圖皆何等

耶滂曰切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

齊其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思不悞反以爲黨乃仰

天嘆曰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死之日

願賜一幡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臯天下不愧夷齊尚書

霍諝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范曄後漢書曰高獲字敬公南陽人與世祖有素舊師事

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鉄鎖詣闕請歙帝

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用子爲吏官改常性獲對

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

又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爲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於和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曰卿言是也

又曰樊儵字長魚宏之子也廣陵王荆有罪詔與任隗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也儵對曰春秋之義君親無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嘆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又曰張剛字文紀皓之子也漢安元年選入使詢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剛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豹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書奏而京師震悚

又曰奚延字秀平陳留外黃人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曰朕何如主也延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預政則亂是知陛下可與爲

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折檻今侍中面稱朕過敬聞闕矣

又曰趙喜字伯陽南陽人為太尉受遺詔典錄喪禮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喜乃正色橫劍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又曰桓典字公雅榮之玄孫也拜御史執正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吳佑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佑聞而請見於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為冀章佑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冀起入祐亦徑去

又曰李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以充高節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坐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語以內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耳肉遂出徑去

又曰崔琦數引古今成敗戒梁冀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諷梁冀見之呼琦問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尹而德政未聞元元塗炭不能納貞良以救禍敗乃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平輿人也有吏誣君者會於縣令

坐敬拔佩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魏志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常枕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侯人之枕

又曰張承字公先範弟也避地揚州袁術問承曰周室凌遲則桓文之霸秦失其政則高祖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

之廣士民之眾欲邀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對曰在德不在強夫能用德以從天下之欲雖有足夫之資而興霸王

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儻擬干時而動眾之所奔誰能興之術不悅陳泰

又曰蔡秦為匈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致貨因是奴婢秦皆掛名于壁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又曰蔣濟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

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可作威作福殺人活人上尚以詔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

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所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古今

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追取前詔

又曰辛毗字佐治潁川人常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群下甚苦帝默然後為之稀出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為荊州刺史書戒司馬景王曰許允傳蝦袁保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

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

吳志曰張昭每見朝言論辭氣壯厲義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否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嘆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帝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易思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辭權辭謝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七

宋本校計八頁黃氏影宋本復校

前空三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人事部六十九

正直下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爲司隸校尉言議切直無所回撓故不至公輔王基薦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擇才遣荀勗及和嶠重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嶠曰臣以爲太子睿質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盡知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勗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薨太子祖會朝臣而謀其日太常陳

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垂涕而入太祖謂曰玄伯何以處我對曰惟誅賈克_四以謝天下太祖曰不可爲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進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復問

鄧粲晉紀曰初陽王敦將下朝士共議周顗以爲敦剛愎不仁親害乎子必能稱兵以向朝廷敦既尅石頭顗與戴淵共詣敦謂顗曰伯仁卿負我顗答曰公戎車內侮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敗績以此負公又問淵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答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以爲忠

敦笑曰若思卿能言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雅性方範不畏強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導甚昵之會熒感守南斗經旬導語回

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謫回答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又曰初庾冰兄弟每說顯宗國有強敵宜須長君顯宗晏

駕何克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

冰等不從遂立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

之力也克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都升平

之世其強正不撓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銜命慰勞會

周顗被殺彬往哭顗旣而見敦敦恠其有涕洟問其所以

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

汝復何爲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邈焉難

逮其有何罪而致禍戮勃然數敦曰兄抗旌內侮戮殺忠義謀圖不軌禍必及門敦大怒厲聲曰尔之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耶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脚痛孰若頸痛然有^猶以至親恐不加害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淮陵內史虞珖子妻裴以尺牘辯利兼服食絕谷常衣黃衣狀若學道司馬道子常延致之甚悅其才每與百官飲宴裴亦預焉悉令與賓客談眾人皆為降節王恭訴曰恭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舉坐竦然道子為慙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為刺奸

號字本号

外部都督糾舉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又前涼錄曰汜禱字休臧燉煌人為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禱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手禱怒以印繫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禱遷居延令

又前秦錄曰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性剛復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如仇讎每朝見之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何鷄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故說符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不數董龍作鷄狗乎墮瞑目而叱之龍榮之

小字也

後魏書曰尉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為武衛將軍領軍
元叉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聿獨長揖不拜出為涼州刺史
涼州緋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綾二千疋令聿染之聿拒而
不許

又曰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使安稱旨轉
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
用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
民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平者弼覽而善之入欲陳奏遇
世祖與結事給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
乃起于世祖前碎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

曰朝廷不治寔尔之罪世祖失容曰於基不聽奏事實在
朕躬樹有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
其奏以與百姓

又曰遊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常私勅肇有所降怒肇執事
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

又曰于烈世宗初咸陽王禧當權遣家奴傳信於烈曰須
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典
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以報禧禧遣
謂烈曰我號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曰其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
羽林不可得禧惡其剛直遂議出之乃授恒州刺史

宋本領軍
刺三字俱
破損

又曰于忠嘗侍宴世宗賜之劍仗令出入周旋恒以自衛
廷侍忠辭無文世宗曰今文人小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
勞於下我無憂於上

又曰錄尚書高陽王雍欲以令史朱暉為廷尉評頻煩托
吏部尚書元順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
聞大怒昧爽坐都廳召順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四海
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徐雍曰
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
子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
旨肯自有短坦而復踰之也

周書曰王罷字熊霸陵人也直質木強處物平當州閭敬

憚焉

三國典畧曰初周萬年縣令樂運抑挫豪右時稱強直帝
甚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咸令奏聞至是召運赴行在
所既至問之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辭帝曰
卿言太子何如人也運曰中人時齊王憲等並在帝側帝
顧之謂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唯運獨云中人方驗
之忠直因問中人之狀運曰班固比齊桓為中人管仲相
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為與惡帝曰我知之
矣超拜運為京兆郡丞
吳均齊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
也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待之意甚厚高祖謂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為背世克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克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為勅敵高祖大笑嘗又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

又曰桓彥範為大理比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爭之愈厲又常謂所親曰今既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又曰高宗使宦者綠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所

在縱暴還過荊州蘇良嗣求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祖^宗下詔慰勉遽^減令弃行於江中又曰高祖^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憲宗以李絳為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與吉甫不叶絳性剛訐每與^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武元衡從父弟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末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

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觀于淄上歎曰使國可長保而傳之子

孫豈不樂哉晏子曰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如避熱不亦

難乎

又曰景公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肘跪擊馬而

反之曰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曰臣聞下無直辭上

有墮君民多矯行今君有失而刑跪直禁是君之福也於

是令刑跪陪資

又曰景公見梁丘據公曰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

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則甘所謂同也安得

為和

尹子曰范獻子遊河大夫皆在右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

夷莫谷舟人清涓捨楫荅曰君奚問欒氏之子君曰吾亡

欒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壯矣清涓曰善修晉國之政內

得大夫外不失百姓雖欒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晉國之

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子也君

曰善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王宣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

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汗君今

意身得見君而家託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

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鄣

水源而欲其流也

說死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
 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
 闕在南羊腸在北彼敢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伐
 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
 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既有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昔五帝禪賢三
 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
 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
 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嘆曰吾德出乎五帝

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
 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大怒曰令
 之前若何以言我桀紂之道也速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
 曰陛下築臺于營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簾婦
 人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
 奉者殫天下竭民力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耳何暇比
 德于五帝欲官天下哉秦皇帝聞然無以應面有慙色
 新序曰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
 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類
 君之賜蔬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
 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拊手而笑曰樂哉今

太平御覽

卷四百二十八

八

日嬰之遊也見法欲一而諛臣二使古之無死者則太公
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簞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
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慚焉

又曰晉平公間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子之默默
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默默而臣不得預一焉平公曰何
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愬而
君不悟此一默默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
處賢而君不悟此二默默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
才覆塞其惡賢人逐邪臣貴而君不悟此三默默也國貧
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在傍而君不
悟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

而君不悟此五默默也國有五默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臣之默默何害乎國家哉

又曰周舍立趙簡子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夫子將
何以教寡人對曰願爲君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
伺君過而書之簡子悅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群臣皆曰
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
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
文侯怒遂任座次到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
曰臣聞其君賢者其臣直間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
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郭子曰王含為廬江含字處弘敦兄也貪強狼籍王敦欲護其兄

故於衆坐中稱家兄在郡為政定中善廬江人咸稱之時何

充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

不和羗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

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

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日具惕勤哀職修理小掾等無

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笑決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

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謇謇

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

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災異進納忠良衆

人默默慚愧然慚愧

華陽國志曰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温吏民患

之李密至縣中山王過欲徵芻茭薪蒸密引高祖過沛賓

容老幼禮桑梓之恭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本國

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疲不敢聞命後諸王經過不煩温

縣

又曰陳禪字紀山安漢人也拜諫議大夫西域獻幻伎天

子與公卿觀之禪獨伏不視

李固外傳曰梁冀欲立清河王蒜常侍曹騰聞議定見冀

曰清河為人嚴明若遂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冀更會議

立蠡吾侯子唯固與杜喬深據本議桓帝立國與杜喬以

小掾聞之
納忠良衆
八字宋
本殘缺

本立蘇下獄太后詔出固與乃復令黃門常侍作飛章虛
章奏收固等繫獄皆死京師諺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
反封侯曹曰榮孔融別傳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揚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
廢置奏受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
氏歸罪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之意融曰假
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纓綬搢紳所以瞻仰
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今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莫不解躰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
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樊英別傳曰順帝策書備禮禮玄纁徵英詔切郡縣駕載上
道英不德已到京師稱疾不肯赴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
君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蓋其命天也死得其命
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朝猶不肯
可得貴乎雖在布衣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禮不易萬乘之
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禹鍾不受
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平臣帝不
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置羊酒
語林曰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無亂且唱兵
始自古所難諫諍甚苦處仲變色曰吾過蒙恩遇受任南

夏下卿自同姦邪阻遏義舉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合進世儒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舉動言畢流涕敦意乃止

王符論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八

宋本校計十頁
黃氏影宋本校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上卷五

尚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儒偏王道平平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及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如皆從即孰守社稷君

及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又孔子問居曰子憂夏曰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何如孔

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

又儒行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左傳文上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孥孥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人史駢也欲盡殺殺官故也

賈氏以報之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敵猶對也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

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困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天子盡具其孥焉其器

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又襄上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

而卒解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初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於是使祁午為中

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又昭之謂矣

天周七年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魏舒魏戊為梗陽大

夫戊舒之庶子也魏子謂成鱣鱣晉大夫吾與與戊也縣人其以

我為黨乎對曰何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踈一也

論語雍也曰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耳乎汝

此宰寧得賢人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

嘗至於偃之室也

史記曰邑人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小大劇

易眾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乎

又曰陳平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

黃本室下無也字

宋本親字 橫糊 宋本之字未 空一格

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平亦如此肉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君

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稽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利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髫童介然

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夫莫不敬異之王莽敗盜賊起宗

族在兵中穀食餽貴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

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廩莫不稱平

又曰陰興字君陵盡忠竭思其無益於國國雖在骨肉不以

私好害公義與張宗鮮于褒不相喜而知其有用猶稱其

所長而薦之張汜杜禽之徒興興厚善以其華而少實私貨

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尹閭興召為主簿時長安鑄錢

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令長安市長倫平銓衡正斗

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

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

謝承後漢書曰張陵清河人初為梁冀弟徹舉孝廉正月

初歲百官朝賀翼恃豪勢不恤王憲帶劍入省陵主臺中

威儀阿阿莫使出勅羽林虎賁奪其劍胤胤謂陵曰昔舉君適

所以自伐也答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德誤見擢序不敢阿

公以報私恩胤有媿色

華嶠後漢書曰蔡孟喜汝南頓人以禮化鄉里鄉里有諍

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范華後漢書曰袁紹官渡之役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逢

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

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

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

廢配

又曰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

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

生甚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

典畧曰荀或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群從一介才德

實薄或謂或曰以君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耶或笑曰官

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眾人其謂我何其持心平實皆

類此也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為南陽太守明帝即位

詔下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

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

為外劇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郡

外劇則於役調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遂言為外郡送任子詣業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
心公如此

又曰魏國初建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
疑以亟令密訪於外唯崔琰次露荅曰蓋聞春秋之義矣立
子以長加五官郎將仁人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
植琰之兄女壻太祖貴其公亮

蜀志廖立傳曰諸葛亮為人公直表廢立徙汶山立聞亮
卒泣曰吾其左衽矣

又李傅曰亮表廢平徙梓潼平聞亮卒乃發病死習鑿齒曰夫水
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窮物
而不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
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辭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服也哉故蜀志評曰諸葛亮

之為國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

吳誌曰呂蒙字子明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

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

佳吏權咲曰君欲為祁奚耶于是用之其寧麓暴好殺既

嘗失蒙意又時達權合權怒之蒙轍陳請曰天下未定闢

將如寧者難得宜容悉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

徐廣晉紀曰劉弘字和季在襄陽帝在西京命弘選良才

乃稱守宰徵士武陵五朝字世朗高士荆王牙門將魯國

皮初有動江漢弘上言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內史詔

以襄陽顯郡初資名未允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

襄陽弘曰夫摠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以一
國推實吾總^摠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乃表陟婚
親舊制不得相臨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奔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王
欲令琛止秦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
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詰
奔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
附寵論心各有所在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
欲聞
周書曰王羅字熊京兆霸陵人也性嚴急處物必當每至
享會自秤量酒肉給付將士時人尚其均平

宋書曰張邵有佐命功元嘉五年為征虜將軍領寧蠻校
尉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叅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
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唐書曰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
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而
緣飾以文雅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
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

又曰張文瓘為大理卿旬日決遺疑事四百餘條莫不允
當自是人有抵罪者皆無怨言

又曰奚陟字殷卿知吏部選事銓綜^綜平允有能名選吏部
侍郎所莅之官時以為稱職

又曰常承慶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

又曰楊纂除吏部侍郎典選十餘載銓叙人倫稱為允當

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為論議時所

尸子曰自井中窺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望之則見其

始出也夫私心井中公正丘上也

慎子曰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

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又曰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已鈎策為均也使得美者

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故著龜所以立公識也

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

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國語曰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趙孟河

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奸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

韓厥必不役矣其主朝登之而夕戮其車車僕也宣子召禮

之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而忠吾乃今知免於罪

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公正而無私

韓詩外傳曰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

肆志不為危易行

又曰楚有白公之難有壯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

曰葉母死君可乎壯之善曰問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

黃本正下無而字

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而朝三廢車中其
僕曰子懼如是何不返也壯之善曰懼懼吾私也死吾公也
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韓子曰古之全大躰者則天地觀江海不以致累心不以
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以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
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
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主乎道法而不出乎愛
惡榮辱之責任在已而不在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
治之至也

又曰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主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為
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

忠臣舉賢不避仇讎之廢也不阿親近簡王曰善遂以荆

伯柳為守韓詩之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立西

又曰為人臣者北面委質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

又曰解狐薦其讎以為相其讎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

之

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

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周語曰舜有商均此墨者鉅子

腹蘗居秦鉅姓子男通稱蘗蘗其子殺人秦惠遷曰先生

之年長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誅對曰墨者之法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天下之義也王雖為之

賜賜愛而令吏弗誅腹蘗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殺之子

人之所私也忍所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又曰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乃舉其雋解
狐又問國無尉其誰可乃舉其子午孔子聞之曰祁黃羊

可謂至公也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聖人無私為

四時

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也公正公則天下平矣其
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

又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
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

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云皇天無親

天下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私猶

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又曰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暖有餘也冬不用絮絮非非愛

絮也清有餘也清聖人不為私非愛費也節乎已也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

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國不加治竊不後

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寧

莊王從之賜虞丘子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

少焉而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

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
亂可謂分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之族奸有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族也
矢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令立廷理者將以伺犯王令察

觸國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私心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吾生無義吾

不若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
遂刑其族人

又曰晉文侯問於咎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盧子羔
可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於君得為西河守

咎犯曰薦于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告
謝之矣

周生列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正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
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

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
於物無所偏阿以君之散恩無所外內

任子曰以義事主不私其已以仁接人不謀其欲火佚焚
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

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伯氏氏無怨言以其
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修脩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

私情以標至公

魏武令曰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見各往督令之欲
擇慈孝不違吾令亦未知用誰也兒雖小時見愛而長大
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
有所私

諸葛亮書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應享與州將牋
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
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碣
討石厚之醜祁奚稱解狐之賢滅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
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厝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
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之所以奉上士庶之所

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也可不勉哉

曹義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
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旨之作蓋閭閻之白談所以救愛
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
其士不料其數而係其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弘朋友忽
義以雷同為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
談論者以當實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
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
於言

稽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
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其不哀哉未有抱偽

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
又觀文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恡弃而達之言無
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
無所矜而情無所繫擊體清精神立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
而信篤乎萬民寄曾懷於八荒垂坦蕩於末日斯非賢人
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二十九

宋本校計十頁
黃氏影宋本復校

前空五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信

謹慎

信 上空五

釋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魚豚魚喻小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進德也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

其次聞言而信其次見行而信既聞其言既見其行眾皆不

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時聞東家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

何為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
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
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禮記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又曰忠信以為甲冑

左傳僖中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茲多退舍而原降呂氏春秋云

下去之也明年復伐與士期必得而反原聞之乃下衛人

日文公信至矣乃歸之故曰改原得衛新序云温人聞之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

害也君子謂是盟也信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將會曹子進曰君之

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自傷與齊侯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

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壤

壓鏡齊數取魯君為齊桓公也不願汶陽之田君不圖歟當許侵魯地太甚

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已曹子揮劍而去

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代氏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

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僖公曰晉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廢長

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辭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請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論語學而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

又顏淵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恃

爾雅曰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太蒙之人信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出

見楚將子反告莊王王問曰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王曰誠哉是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其信故遂罷兵去

又曰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和獻還至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

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

漢書曰季布楚人以任俠為名以然諾聞楚人為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東觀漢記曰郭伋在并州行部到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乃止

未宋本未誤

乎野亭須期而入
又曰任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牘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悅之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年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汝子焉及共尅期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毋請設饌以俟之毋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尔何信之審也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毋曰若然當為尔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毋盡歡而別又曰高湖及銅馬餘眾降光武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

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哉

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諮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果至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

唐書曰蕭至忠年少時與友人期於路偶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

鬻子曰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

列子曰子華有寵於晉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也出行垆外宿於田嬰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聽之因之子華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梨黑狎侮欺給無所不爲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湯言曰有

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之形若飛鳥揚於地肥骨無^{爲因}困復指河曲之隈曰也波中有寶珠沫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沫之水底潛行目沫既出果獲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焉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給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辱子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

二字是注宋本誤大書

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信^之無二心故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骸之所措

利害之所著也心一而已物無遷者如斯已矣今昉知子
黨之給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夫昔日之不焦溺也
恒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
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動天地感鬼神橫
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嶮入火水而已哉
孫卿子曰君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濁在上有信小民不
待探籌投鈎

莊子曰夫交邇則相靡以信交遠則忠之以言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券契不為人信人自用之

韓子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天疾風左右止文侯文

侯曰不可以疾風故失信遂犯風往戰國策同

又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偽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

君謂樂正子樂政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愛之荅曰臣

亦愛臣之信

又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合如是組妻織組

異善吳起曰非詔也使衣之而歸妻往請之起曰家無虛

言

呂氏春秋曰吳起洽西河欲諭其信於民乃置表於南門

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僨此表者仕長大夫民相謂曰此

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還來謁之吳起見而仕大夫

又復立表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

又曰晉文公伐原示信明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
 返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信為至矣乃歸晉故曰攻
 原得衛者此之謂也始文公非不欲原也不信得之不若
 勿得必誠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本矣
 又曰人主必信信之為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
 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
 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
 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開天地之大四
 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况乎人事君不信則
 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
 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然不

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不真夫可與為始可
 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
 於身乃通於天以此君人則膏雨甘露降寒暑四時當矣
 又曰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
 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劌謂莊公請從於是明日
 將盟莊公與劌皆懷劌至於壇上曰魯國去境數百今去
 境五十亦無生矣均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
 案劌當兩陞之間曰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陽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
 乃遂封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將劫君
 而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

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也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而之合一匡而之聽乃從此生矣

賈誼書曰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諭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信

又曰胡人彈骨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誼越人齧臂中國啞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說苑曰魏太子謂經侯曰主信臣忠此魏國之寶也

列女傳曰魯之母師者九子之寡母也臘日祀畢悉召諸

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

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鹽之謁請也諸子皆稽首唯

諾又召請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

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視私家願與少子俱

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

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待夕而入魯

大夫從臺上見而恠之召而問之曰母從北來至閭外而

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是以召母也對曰妾不幸早失

夫獨與九子處臘日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

夕而反妾恐其酺醪醉飽酺醪合聚飲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失

早故止閭外盡期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穆公賜母尊

號曰母師使朝謁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

會稽典錄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恕為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雷電冰雪無不必至嘗從建業還家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觀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座盡驚

諸葛亮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帝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劍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以弁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

鶴望以計日皆勅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帝一戰大剋此之由也

王符論曰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謹慎

易頤卦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尚書堯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毛詩蕩抑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禮記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

君子慎其獨也

又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學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論語學而日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又為政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

餘則寡悔尤過

又述而日子之所慎齋戰疾

又公冶長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孔子入后稷廟左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

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無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

漢書曰成帝為太子寬博謹慎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

又曰石建為太僕奏事事下建續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

而五服虔曰作馬字曲者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第慶

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又曰金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

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應其篤慎如此

又曰霍光入禁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又曰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

又曰孔光性周密謹慎時有所言輒削藁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廷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他語其不泄如此

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人爲尚書寵性周密重慎時所表薦輒自手書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友之路

又曰樊楚字丈高爲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劍不解於身每齊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曰陰識爲執金吾居位數十年與賓客語不及國家其重慎如此

又曰蔡倫字敬仲爲中常侍有才學盡忠重慎每至休下

輒閉門絕賓客曝^體田野

又曰樊宏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宏爲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勅騶臨朝乃告勿

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夷貴戚慕其名或遺其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聞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又曰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曰龐伯高敦厚周密吾愛之重之願尔曹效之

又曰馬光字叔山爲衛尉卿上以光周密謹慎特親異之

太平御覽 卷之...
又曰皇甫嵩為人愛慎勤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山陰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王隱晉書曰李康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慎當勤當清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問臣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吾對曰慎乃為先夫清者不必慎慎者自清上曰卿言得之矣

晉書曰羊祜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跪辭君臣不密之誠

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制曰選曹銓簡人才宜得恪謹寡欲抑華崇本尚書朱整周慎敬讓以自居是其人也

後魏書曰庾岳代人也置相州即拜岳為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菓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菓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齊書曰封隆之字祖裔渤海脩人也性寬和有度量義旗始建首參經略謀妙策密以啓聞上書削橐罕聞於外高祖加其忠謹每多從之

隋書曰高穎字昭玄渤海脩人也少明敏尤善詞令所出

奇策密謀及損益時皆世無知者

又曰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平安人也從入官已後典機務甚密慎常云古不言温樹何足稱也

唐書曰温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從其閑逸致天生靈

又曰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

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又曰楊再思在位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視規然慎畏未嘗忤物違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

又曰高郢性恭慎廉潔罕與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太公金匱曰黃帝曰予之居上搖搖恐夕不至朝

尹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慎而言將有和之慎慎而行將有隨之

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馬恐失民意若

履薄冰蛟在其下

又曰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競其容

殷康明慎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

也

魏任嘏別傳曰嘏字紹先樂安博昌人也文帝時為黃門

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

淑慎

前空二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

宋本校計十一頁
黃氏影宋本復校

